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桃

花

劫

剑
亭著
中

劍亭著

桃花劫
(中)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冷云惊变 | (1) |
| 第二章 | 神功初成 | (2 9) |
| 第三章 | 金鸠银杖 | (5 8) |
| 第四章 | 五蝠献寿 | (8 6) |
| 第五章 | 双剑飘红 | (115) |
| 第六章 | 力闯三关 | (144) |
| 第七章 | 彩华银虹 | (173) |
| 第八章 | 玉女飞霜 | (200) |
| 第九章 | 历山双魔 | (229) |
| 第十章 | 金线无影 | (257) |

第十一章	血火龙驹	(286)
第十二章	儿女私情	(315)
第十三章	倩女罗刹	(344)
第十四章	双侠神剑	(373)
第十五章	追截香姬	(402)
第十六章	险中取胜	(426)
第十七章	欺师灭祖	(454)
第十八章	千里践约	(482)
第十九章	冰川丽质	(511)
第二十章	玄清仙长	(539)
第二十一章	边陲三妖	(568)
第二十二章	情真意切	(596)
第二十三章	刻骨相思	(625)
第二十四章	黄山论剑	(654)

第二十五章	新任盟主	(683)
第二十六章	恶有恶报	(709)
第二十七章	烛影摇红	(738)

第十章 金线无影

双掌震寰宇爽朗的哈哈一笑，一面挥手示意李香主快走，一面笑着说：“徐少谷主难道真的不知道，时下崆峒派，大遣精英高手，到处寻找少谷主行踪，因而，徐少谷主的大名，更为轰动，现在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呀，哈哈……”

徐青萍听得一愣，不由迷惑的问：“不知崆峒派找在下何事，是为了寻仇，还是另有原因？”

话声甫落，玉蛟堂堂主无敌扇詹秀，已含笑插言说：“此地距离总坛尚远，途中再谈不迟。”

众人含笑称好，纷纷认蹬上马，由双掌震寰宇引导着徐青萍和白玉甫在前，黑虎坛坛主和玉蛟、白驹两堂主居中，其余三个蓝衣劲装中年人在后，白总坛徐驰而去。

山道宽阔，三骑并进足足有余，只是有时平坦，有时崎险，有时走在悬崖之边的绝壁巅顶上。

徐青萍看了一阵崎险耸拔的群峰和巍峨的山势，望着双掌震寰宇搭讪着说：“括苍山山势雄伟，风景壮丽，隐隐中蕴藏着灵气，如今被贵会选为领导中心的总坛基地，可称得上是人杰地灵之地……”

双掌震寰宇立即含笑说：“这是我们龙头亲自选定的。”

徐青萍会意的点点头，赞声说：“贵会龙头，可称得上是位有

眼光，有魄力的女中豪杰。”

双掌震寰宇也毫不谦逊的说：“各派掌门长老，都这么赞誉她。”

徐青萍听得很不快，不由噢了一声，问道：“不知贵会龙头今日可在总坛？”

双掌震寰宇赶紧含笑说：“方才老朽向她请命接白少山主时，她仍在总坛，不过听说她接待过白少山主后，就要下山办一件重要事情。”

徐青萍听得心中一动，不由关切的问：“你们龙头还经常下山吗？”

双掌震寰宇有些忧郁的摇摇头说：“除非外面发生了重大变故，极少下山，而且，大都是匆匆去匆匆回来，她明后天下山要办的事情，恐怕就不是一天半日可办完的事了。”

一旁的白玉甫突然关切的问：“郭兄可知是什么事？”

双掌震寰宇有些忧郁的说：“最近几天，在湘皖交界地区，一连发生了数起怪异事情，竟有一名用剑女子，穿着与本会龙头同样的金氅，在这两省地区内滋事。”

白玉甫惊异的噢一声，脱口道：“这事是真的？”

双掌震寰宇正色说：“白少山主不是本会人，当然不知本会通信快速灵动的情形，各地分堂分舵有了紧急事情，均以双线飞鸽通讯，接到消息的分舵，接到讯鸽后，不但要迅速传递总坛，还要告诉发讯的分舵，消息已经接到了。”

白玉甫悚然颌首，连连应是说：“这样的通讯方法，不但快捷，而极安全。”

徐青萍听罢，颌首赞声说：“这种通讯方法，的确是安全迅速的一种，讯鸽传讯，一日千里不知比马快了多少倍。”

白玉甫对这位冒充金线无影的女子，似乎特别感兴趣，因而

继续问：“那个冒充贵会龙头的女子，可是利用贵会的名义在外胡为？”

双掌震寰宇摇摇头回答说：“胡为的事还没有，不过这对本会来说，总是应该澄清的事。”

白玉甫噢了一声说：“奇怪，前些时传说出了一名嫉恶如仇，剑术不凡的倩女罗刹，如今又出来一个冒充金线无影的女子……”

久不发话的黑虎坛坛主笔拐判插言说：“据外地的报告说，那个女子并没有承认她是本会的龙头，也没有自称是金线无影，但她却穿着与我家龙头相同的金氅和服饰。”

徐青萍听罢，也不由迷惑的说：“这就奇怪了，她的目的安在？”

话声甫落，前面已传来一阵急骤的马奔声。

众人抬头一看，只见一匹快马，径由前面一座巨石寨门内，如飞驰出来，上面坐着一人，正是方才前去报告金线无影的李香主。

打量间，那位李香主已来在近前，就在马上躬身朗声说：“龙头业已下令，亲率总坛内之堂主及内外三堂的香主大头目，出迎徐少谷主和白少山主。”

徐青萍一听，立即慌声说：“在下冒昧造访，本应谨循武林规矩，递柬拜山，怎能再烦贵龙头，劳师动众，率队出迎。”

说此一顿，转首望着白玉甫，继续说：“这份光荣应该属于玉甫兄的。”

白玉甫赶紧拱手谦逊说：“哪里，哪里，你我都有份。”

双掌震寰宇等人，随之哈哈一笑说：“两位都是本会的贵宾，本会龙头，理应亲迎。”

说话之间，已到巨石寨门下，四个黑衣缀有白边的佩刀壮

汉，纷纷躬身抚刀迎客。

双掌震寰宇立即介绍说：“这就是庞坛主的黑虎坛。”

徐青萍颌首会意，游目一看，宽约数丈的夹谷两边，俱都依山凿成两排石屋，每间一门两个窗户，想必是给徒众居住。

走出夹谷，徐青萍的目光不由一亮，只见左右斜岭上，建满了无数栋木桩房屋，每座门前都有儿童玩耍，还有妇女走进走出。

看了这情形，徐青萍不由以询问的目光，迷惑的去看白玉甫。

双掌震寰宇立即抢先含笑解释说：“本会除了组织一个庞大力量，遏止恶势力的发展并对抗企图称霸武林的崆峒派外，并收容那些因正义而闯祸，以至流浪街头，有家归不得的英雄好汉，经过本会的协助，将眷属家小接来总坛，给他们建屋，教他们打猎种田，渐渐将这座山区，开拓成一片世外桃园。”

徐青萍听得，对金线无影更加赞赏，因而指着斜坡上的房屋说：“这么说，这两边的数十栋木桩房屋，都是贵会属下的眷属了。”

双掌震寰宇颌首一笑，举手指着身后夹谷左右的斜岭说：“不错，黑虎坛的弟兄们都住在斜岭上，除有眷属的香主大头目或弟兄，可以下岭进入眷属区外，如未奉命，绝对不准下来。”

说话之间，眼前视线突然开阔，除了阻在眼前数十丈外的大树林外，相连的拱形群峰，都在六七里外，这是一座少见的山区平原。

正打量间，林内又传来隆隆的马蹄声。

双掌震寰宇首先兴奋的说：“本会龙头，亲来迎接少谷主和少山主了。”

徐青萍一听，心情不禁有些激动，因为赫赫有名、剑术无敌

的龙凤会女龙头金线无影就要会面了。

心念间，已过了石桥，而一片金光和花花绿绿的男女，也由林内疾驰而来。

双掌震寰宇一见，立即谦和的说：“林内相见不便，请两位就在此驻马吧！”

徐青萍和白玉甫依言驻马，静立观看。

这时，红日略微偏西，看来仍在中天，在阳光的直射下，人群中那片金光闪闪处，必是被簇拥而来的金线无影了。

徐青萍一心想尽快看清金线无影，也能尽早揭开心中之谜，当他凝目一看，不禁有些失望。

因为坐在神骏黄骠马上的金线无影，依然是金髻罩住头脸和全身，仅能看到她那双闪闪生辉的眸子。

跟在金线无影马后的，有男有女，个个劲衣，俱都携有兵器。

当前两匹马上，是两位女子，左边穿绿衣，披黛绿短剑髻，背后插一柄绿鞘剑，柳眉凤目，年龄约二十八九岁，雍容中隐透傲气。

右边一位，是一个二八岁的黄衣少女，披黄缎短剑髻，背插长剑，生得娥眉细目，樱桃小嘴，文静中透着英气。

在黄衣少女的马后，是一位身着亮缎红花劲衣的青年，背后插着一柄单刀。生得虎眉细目，方颧大嘴，白净面皮，眉透傲气。

其余人等想必都是高级人物，但因金线无影已走出林外，无法再打量以后的数十人。

只见金线无影勒缰驻马，先以柔和的目光看了一眼徐青萍，就在金髻内伸出一双玉手拱手，清脆的娇声说：“徐少谷主久违了，本龙头未曾远迎，还望海涵勿怪。”

徐青萍迅即拱手含笑说：“在下鲁莽拜山未备拜柬，失礼之处，还望大龙头海涵。”跟在金线无影身后的数十男女人员，一听

徐青萍自称拜山，俱都神情一惊，面色立变。

双掌震寰宇咯咯一笑说：“此地非谈话之所，两位请至聚英厅待茶。”

说罢，立即拨马侧立相候，身后数十男女人众，立即分左右立于山道两侧，勒马端坐。

双掌震寰宇一俟人马分列两边，即向徐青萍和白玉甫肃手说请。

徐青萍也不谦逊，即和白玉甫催马向前。

金线无影立即顺马，颌首说请。

于是，三人并骑前进，沿着山道，径向深处走去。

金线无影和徐青萍、白玉甫三人在前，双掌震寰宇等人，依序跟三人马后，徐徐前进，默默而行，气氛十分沉闷。

树林俱是括苍山著名的桫欂木，叶椭圆而大，开满了白花，十分好看，深约数十丈，林荫蔽天。

出了桫欂树林，徐青萍的视界一阔，目光同时一亮。

只见好大一片平原的中央，好一座气势磅礴的独立大厅。

在大厅前的广场尽头，直达树林边缘，赫然矗立着一根大旗杆。

旗杆高数丈，上悬一面锦缎精绣大旗，中央三个斗大黑绒大字——龙凤会。

大厅后的数十丈外，在一片茂盛松林中，建有一片崇楼丽阁般的堂皇宅院，地区极广，显然那就是金线无影的中枢所在。

但在四周的峰腰斜岭上，仍有无数房屋和独院，也许是其他各坛。

徐青萍看了这情形确信龙凤会没有称霸武林的野心，根据他们建寨的情形看，显然是要把括苍山的中心地带，开拓成一片世外乐园。

将到庞大的殿厅前，立即由厅内奔出十数蓝衣白边的徒手壮汉来，越过厅台直奔马前。

在金线无影的邀请下，徐青萍和白玉甫，肃静的跟进行来。

徐青萍举目一看，神情不由一呆，因为在马蹄形的长桌中央桌后，赫然放着两张金漆高背，上饰锦皮的大蛟椅。

心中疑惑间，已到了中央桌前，这才看清，在中央长桌的两端，尚有两张特设的独立单桌，显然是为他和白玉甫特设的客座。

果然，金线无影先向白玉甫一肃手，谦和的说：“白少山主，请上坐！”

白玉甫也不推辞，仅微躬上身称了声谢，径向最尊客位上走去。

金线无影又向着徐青萍，肃手一指次尊客位，依然谦和的说：“徐少谷主请这边坐。”

徐青萍也不为怪，微一颌首，径自入座。

金线无影一俟徐青萍入座，这才望着肃立席外的双掌震寰宇等人，以目示意，并和声说：“大家请入座。”

说罢，径自进入中央桌后，坐在次尊大椅上，靠近徐青萍的一桌，那张最尊的龙位大蛟椅，依然空着。

众人一入座，屏后立即走出十数身着红缎劲衣的女警卫，端着酒壶菜肴，走向各席前。

在蹄形长桌的两边，尚有六张圆桌酒席，多是一些身着黑劲衣的壮汉和老者，显然是较低职位的人。

靠近白玉甫那边长桌上的第一位是双掌震寰宇，依序是玉蛟堂主无敌扇詹秀，玉驹堂主神驹小太岁方立璋，其次是黑虎坛主笔拐判庞家元，再其次是一位用双锤的猛汉和背插单刀的青年。

靠近徐青萍这一边长桌的几位，都是女性，第一位是那位穿绿衣的女子，其次是那位穿黄衣的少女，再其次是三位中年妇人。

徐青萍由于这些不知身份姓名的女客，都是和他同一方向而坐，是以不便一一看个仔细。

金线无影一俟左右六桌上的劲衣壮汉们的酒菜也摆好，立即起身说：“现在让本座介绍本会几位重要职掌的人员与白少山主和徐少谷主见面，不过其中玉彪堂的王堂主和彩鸾堂的金堂主，都因公不在。”

说罢，依然由双掌震寰宇开始介绍，介绍到身穿灰劲衣，虎头燕额猛汉时，金线无影则说：“这位是捷豹坛的王大奎王坛主，人们又叫他王大锤，所以也成了他的绰号了。”

说罢一笑，又指着最末一位身穿亮缎红花劲衣，背插单刀，一脸傲气的青年，继续介绍说：“最末那位姓陈名晋原，人称赛子都，现掌本会怒狮坛位居南山。”

介绍完毕，众人欠身为礼。金线无影又望着绿衣女子指着这一面，介绍说：“这位是本会绿鹊堂的卓玉君卓堂主，第二位是本会丽莺堂的苏小香苏堂主，其余三位，均是内三堂的执事第一位姓张，次一位姓赵，最末一位姓钱。”

金线无影介绍完毕，众人欠身为礼后，立即伸出一只玉手，举起酒杯来，愉快的说：“来，请大家举起杯来，敬我们远道而来的白少山主和特为拜山的徐少谷主一杯。”

说罢，一俟全厅人众举起杯来，将杯凑近唇口处，一饮而尽。

金线无影落座后，一俟徐青萍和白玉甫三杯下肚，并吃了一些菜后，才端坐椅上，看了左右一眼，和声说：“白少山主，文武兼备，年少英才，且为总堂主诸位的好友，本座久有礼聘之意，但少山主要事羁身，未能应命，如今，特践邀前来，实为本会全体同仁

之幸，本座在此，特代表本会全体同仁，敬白少山主一杯。”

说罢，就在原座上，微微欠身举杯。

白玉甫也在原座欠身举杯，谦逊的说：“大龙头如此夸奖，在下实不敢当，贵会果真有用得着在下之处，在下一定效劳，绝不推辞。”

说罢举杯和金线无影等人同时一饮而尽。

金线无影一俟女警卫满上了酒，继续向着白玉甫，有些抱歉的说：“本会组织，日渐壮大，分舵日多，其中龙蛇杂处，难免良莠不齐，为了儆惕顽劣，剔除败类，本会特增设一位总督察，经常在外督巡，每半年回总坛报告一次，不知白少山主可愿担任斯职？”

白玉甫略微沉吟，肃容欠身问：“敢问大龙头，这权责方面……”

金线无影立即会意，并解释说：“当然掌生杀之大权，无论何人，一经查实，确为不可宽恕者，自然杀勿赦，如能解回总坛，公平会审，当然更好。”

白玉甫一听，修眉一动，故意向着徐青萍，诚意相询的问：“少谷主，你看如何？”

徐青萍自然听到他们的对话，也看出白玉甫有意担任总督察之职，因而假装一定神，急忙笑着说：“很好，很好。”

白玉甫一听徐青萍赞好，立即望着金线无影，拱手欠身说：“在下愿意担任斯职。”

金线无影立即愉快的说：“白少山主愿意担任本会的总督察，那真是太好了……”

说此一顿，突然面现难色，歉然一笑，有些迟疑的说：“不过……按照本会规矩……”

白玉甫何等聪明，立即大方的一笑说：“大龙头不说，在下也早料到，必须经过那些人的试招方可通过，凑着大家饮酒兴高，

就在席前试招，并为大家助兴，岂不更好？”

金线无影一听，不由愉快的说：“白少山主真是快人快语，本座最喜欢少山主这等爽朗个性的人才。”

说罢，举目望着左右两桌，沉声问：“哪位愿意先和白少山主请教。”

话声甫落，那位一脸横飞胡子的捷豹坛坛主王大奎，倏然立起，宏声说：“俺先来打这头一阵。”

说罢离席，一个箭步，已纵到了内厅前缘，面向白玉甫一抱拳，朗声说了声：“恭请白少山主试招。”

白玉甫淡雅的一笑，撤椅离席，径向内厅前缘走去。

白玉甫走至外厅，面向王大奎一拱手，谦和的问：“请问王坛主，你要比什么？”

王大奎傲然一拍胸脯，粗豪的说：“俺是主随客便，随便你说就好。”

白玉甫淡然一笑说：“王坛主以一双铁锤威镇坛主，在下就请教王坛主几招锤法吧！”

王大奎一听，沉声应了声好，立即将插在英雄带上的一对大铁锤取下来，一个箭步退至一丈以外，同时宏声说：“少山主，您就亮兵器吧！”

白玉甫含笑点头，右袖一拂，那柄小巧的描金折扇已退出来，接着持扇向王大奎一拱手含笑说：“王坛主请试招。”

王大奎也不客气，大喝一声：“少山主小心，俺要放肆了。”

大喝声中，飞身前扑，手中一对大铁锤，上下飞舞，直扑过来。

白玉甫一式风摆柳，顺势向外一倒，双锤挟着劲风，呼的一声由他身体上方扫过。

紧接着，白玉甫倒下的身体，像有弹簧似的立起来，一式倒

打金钟，折扇叭的一声轻敲了王大奎的后脑袋一下。

王大奎一声惊叫，飞身纵出两丈以外，放下右手的大铁锤，举起茸毛大手，不停的揉着后脑同时，咧着嘴说：“又是一个大包。”

徐青萍听得一愣，听王大奎的口气，好似以前曾和白玉甫交手过，而且，也曾打了一下他的后脑。

但是，全厅的哈哈大笑，将他的思维打断了，迫使他不得不参与对白玉甫的鼓掌喝彩。

掌声方落，金线无影已笑着向白玉甫解释说：“前几天，王坛主刚刚和无敌扇詹堂主试过招，也是被詹堂主打了一下后脑勺，打起了一个大包……”

以下的话，被全厅掀起的大笑声淹没了。

徐青萍一听，也恍然大悟，因为无敌扇詹秀是白玉甫的好友，平素相互研讨扇法时，极可能教授一两招，自然也可能在王大锤的后脑上再敲个大包。

由于他心中在盘算事情，因而也忽略了鼓掌喝彩，这在含有敌意的堂主坛主看来，心中就更加懊恼生气。

尤其玉驹堂的神钩小太岁。

就在这时，那位身穿黄缎劲衣，背插宝剑的丽鸞堂堂主苏小香，已倏然立起，同时娇声说：“让本堂主请教白少山主几招掌法。”

说罢离席，在一片欢呼声中，径向白玉甫身前走去。

由于苏小香发话，使徐青萍顿时惊觉自己一直在发呆，这时见众人都在鼓掌，也急忙鼓起掌来。

一旁的玉驹堂主神钩小太岁看在眼里，面色再变，在他充满了忿怒的炯炯目光中又添上一股妒意。

掌声一落，丽鸞堂主苏小香，已走到了白玉甫的对面。

由于苏小香的起身应战而引起了热烈欢呼和掌声。

徐青萍断定苏小香的掌法，必然颇有造诣，因而对苏小香也就格外注意，他希望在苏小香和白玉甫对掌时，参悟出一些更巧妙的绝招来。

他的目不转睛，也被一直暗中注意他的金线无影看到了，虽然看不见她娇靥上的表情，但由她的眼神看来，显然有些不快。

神钩小太岁更是妒火中烧，不自觉地候起身忿忿的沉声说：“启禀龙头，白少山主乃是本会特别邀请的贵宾，何时甄试艺业，并不急在此时，倒是残杀本堂所属长沙分堂两位香主的仇敌，反而让他高坐客位，这样怎对得起因功殒命的两位香主。”

这确是突如其来的事，金线无影急忙一定心神，看了一眼外厅有些发愣的白玉甫，正待说什么，徐青萍已倏然立起，扬眉沉声说：“不提此事还好，提起这件事，恕在下要失礼退席了。”

说罢，转身望着金线无影一拱手，沉声说：“大龙头，在下今日前来拜山……”

话未说完，迅即又和双掌震寰宇对了一个眼神的金线无影，已拱手谦和的说：“徐少谷主稍待，这件事本座还一直未曾接获报告，待本座查明了，再谈少谷主拜山的原因。”

如此一说，徐青萍断定这是飞叉三雁假借龙凤会名义，私下率领心腹手下干的事，而金线无影则一直不知。

俗语说：不知者，不怪罪。徐青萍只得会意的颌首，又坐了下去。

金线无影又望着外厅的白玉甫，拱手歉声说：“白少山主请归座，有关任职本会之事，我们不妨明日再谈。”

白玉甫一听，即和苏小香，互相拱揖，同时走向原位。

金线无影一俟白玉甫归座，立即望着神钩小太岁，沉声问：“方堂主，这件事，本座为何不知？”